

通俗文学丛书



月残风晓

姚思源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晚
風
殘
月

晓风残月

姚思源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北京 1201 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字数:194 千字
1992年8月第2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20,000 册

ISBN7-5378-0050-2

I • 48 定价:4.2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宋代词人柳永悲剧性命运的传奇小说。

作品以柳永仕途碰壁的人生遭际为主线，辅之柳永与名妓韦娘患难与共的动人爱情为副线，生动、传神地表现了柳永风流倜傥，落拓不羁的傲岸个性，文思敏捷、笔底绽花的过人才气。通过柳永屡试不第，“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壮天荒山苦庙的悲剧，叠现出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才，迫害有识之士的历史镜头，于今颇有警世意义。

目 录

楔子.....	(5)
第一回: 秦淮河春日踏青	
万春楼阿红唱曲	(8)
第二回: 斗百草七郎戏言	
救弱女才子仗义	(15)
第三回: 争强好胜群贤毕集	
绝词妙曲满楼芬芳	(22)
第四回: 叹民苦柳七斤斗茶	
通灵犀名技动真心	(30)
第五回: 论琴诀才子恋佳丽	
图报复小人泄私忿	(36)
第六回: 定谳词恶人先告状	
巧辩白秀才遇官兵	(44)

第七回:	探囚笼韦娘陈心迹	
	怜落魄夫子见丁帅	(50)
第八回:	蹈火坑芳姐重恩义	
	出樊笼长亭惜别情	(56)
第九回:	赴汴京张先拜恩师	
	评柳词神童贬才子	(66)
第十回:	赴盛筵才子悖权贵	
	论词道学士识英才	(74)
第十一回:	纵笔墨尽兴抒情怀	
	拆封卷喜得文中魁	(81)
第十二回:	怀旧怨相国退考卷	
	结新怨词才蒙羞辱	(88)
第十三回:	具慧眼学士解困境	
	惜词才圣驾赐皇恩	(95)
第十四回:	邀君宠二美成水火	
	怜弃妇一阙逆圣心	(102)
第十五回:	庆圣寿排宴紫宸殿	
	蒙奇耻夜走御河桥	(111)
第十六回:	救危难瞽师仗大义	
	捐银两市井见真情	(119)
第十七回:	守贞洁冤香诉心曲	
	嫉强暴常雄赴秦淮	(126)
第十八回:	抗强暴佳丽明死志	
	遇救星芳姐施妙计	(132)
第十九回:	巧用策貂蝉换东施	
	圆破镜盛庆良宵夜	(140)

第二十回	漏风声好友报祸殃	
	登旅途伉俪投杭府	(148)
第二十一回	观大潮平生叹幸运	
	觅故交陌路不识君	(157)
第二十二回	认义妹异乡遇故人	
	赏秋桂华堂听妙词	(165)
第二十三回	诱金主欲攀三秋桂	
	论词道舌战两腐儒	(172)
第二十四回	游胜景众姬吐心声	
	定暗约佳人赴明月	(180)
第二十五回	遭凌辱含恨投清流	
	雪冤屈借权惩恶徒	(188)
第二十六回	贪脏枉法昏官失笑	
	衔恨求功书生立志	(196)
第二十七回	解遗恨义士入倡阁	
	怜才人恩师抬贵手	(203)
第二十八回	傲阉宦怀恨进谗言	
	念旧恶新章悖圣心	(210)
第二十九回	新官上任以卵击石	
	小人得志冷嘲热讽	(218)
第三十回	白衣卿相奉旨填词	
	孔圣后裔臭名远扬	(226)
第三十一回	劫赃银壮士均贫富	
	刺宰辅贪官设圈套	(235)
第三十二回	改名易字瞒天过海	
	醉不成欢一去不返	(242)

第三十三回 : 官逼民反险遭不测 煮海一曲为民请命	(250)
第三十四回 : 柳屯田辗转涉四海 王太守慷慨赠盘资	(259)
第三十五回 : 遗真言羁旅殒妹丽 失宦意梵钟召才人	(266)
第三十六回 : 听禅经方丈点迷津 弃金印俗子悔弄词	(272)
尾声		(282)

楔子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兵攻打南唐，兵临南唐国都金陵城下。南唐国主李煜生性软弱，委屈求全，与宋兵订立城下之盟，亲率文武百官肉袒出城投降，做了亡国之君。宋兵将南唐君臣押解北上，到了宋都开封，李煜身穿白衣纱帽待罪于明德楼下。宋太祖念他罢兵出降，使百姓幸免兵燹，封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这便是李后主。他被软禁在京师，不得随意走动。

李煜终日思念故国山河，郁郁寡欢，在住所填词寄托愁思，追忆昔日的帝王生活。其中最著名的《虞美人》词里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句子，传到宋太宗耳中，认为李煜复国之志未灭，不可久留，便密令皇弟赵廷美赐牵机药毒死了李煜。李后主死后，他带到开封的降臣们贬的贬，杀的杀，唯有一个降臣，不但未罹其祸，反而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做了宋朝的重臣，真所谓“鹤立鸡群”了。这个人，便是南唐降臣，李煜手下的知事柳宜。自古以来，亡国的降臣日子最难过，可是柳宜却一枝独秀，被宋太宗赵光义擢升为工部侍郎，比他的旧主李煜还要荣耀许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初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南唐，对李煜的部下也是非

常歧视，不予重用，动辄任意处罚他们，让其过着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没多久，赵匡胤生了一个背疽，渐渐病势沉重，眼看即将不久于人世。按理说，皇位理应由皇太子继承。可是当初宋太祖夺取后周帝位时，他的母亲为防止赵匡胤和弟弟赵光义内讧、手足自相残杀，便当着赵氏两兄弟的面，要哥哥赵匡胤立下誓言，百年之后定将帝位传与弟弟赵光义。因此，宋太祖临终之时，不敢改变誓言，内心又想让皇子继承大统，故迟迟不授遗诏。皇弟赵光义见事不妙，深夜进宫，看望宋太祖。他见哥哥对自己冷淡，便心生一计，假称皇上有要事相托，命内侍们退出寝宫。赵光义做皇帝心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取出身边藏着的一把板斧，口称有鬼影纠缠圣上，挥斧向宋太祖砍去。只听得一声惨叫，正砍在太祖背疽上，顿时血肉崩溅，立刻殒命。

赵光义夺了帝位，史称宋太宗。群臣对先皇死因疑惑，议论纷纷。恰在这时，降臣柳宜，乘机上了一表，称颂宋太宗德比先王，功高盖世，上膺天命，下顺万民，正是千古难得的明君。一番阿谀，捧得宋太宗龙颜大悦，格外垂青柳宜，故此得宠。

柳宜做了多年工部侍郎，虽常常受到朝中大臣们的攻讦弹劾，却因他为人乖巧，善体圣意，一直受到宋太宗的庇护，安心做官。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太宗做了二十二年皇帝，突然患病逝去，太子即位，史称真宗。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宋真宗做了皇帝后，将先王旧臣一一罢免。群臣又弹劾柳宜，说他善于钻营投机，为政不明。于是真宗将柳宜贬谪，令他归隐故里，不得入朝。

柳宜乐极生悲，垂头丧气，携了家眷，灰溜溜回到福建崇安县老家。地方官见他失势，乘机对他敲诈要挟，更使柳宜气

上加愤，卧床不起。

柳宜膝下有三个儿子，依次名叫柳三复、柳三接、柳三变，都聪明伶俐，学识渊博，被乡亲们称为“柳氏三绝”。三复和三接先后金榜得官，远在外地，因此柳宜膝下只一个小儿子柳三变，字耆卿，因在姊妹里排行第七，人们习惯叫他“柳七”

柳七特别聪颖，诗词赋曲都很精通，但却不好读经书典籍，而这恰恰是科举应试的重要功课。他成天与同窗好友吟诗作词，饮酒狎妓，所作的词超群出众，在江南已有名声。可是柳宜不喜欢柳七这样下去，他知道单靠填词弄曲是难以入仕途的。因此严词责叱，要柳七好好读书，否则要将他赶出家门，告他忤逆不孝之罪。

柳七天性自由不羁，把父亲的话当作耳边风，仍我行我素，在花街柳巷、风月场中消磨时光，名气却愈来愈大了。

光阴荏苒，眼看柳七已过二十岁，仍是白衣秀才，一介书生白丁。这年，京师即将举行春试，天下考生纷纷启程前往京城汴京应试。柳宜把柳七叫到病榻前，吩咐道：“我儿早已成人，应去京城赴试，博个一官半职，不要辱没了柳氏门风！”

柳七喏喏应道，并不在意。柳宜恨铁不成钢，厉声道“此行如不高中，报喜回家，你便不准回我家门，从此一刀两断父子之情！”

柳七耳闻老父厉言，心中却想顺道去赴词友们的一个文期酒会，岂不方便？当下草草收拾行装，辞别乡邻父老，急急往建康方向登程而去。

这一去，历尽人生坎坷，卷起笔底波澜。

第一回 秦淮河春日踏青 万春楼阿红唱曲

宋仁宗天圣五年春的一天，秦淮河一带，艳阳高照，碧波荡漾，莺飞草长，桃红柳绿，万木争春，气象更新，一片太平景象。江南名城建康郊外，百姓们纷纷呼朋唤友，扶老携幼，出城踏青游春。平常在家被父母紧锁深闺、管束极严的女孩子们，趁着游春的时候，尽情地嬉戏笑闹，展现着天真活泼的本性，为锦绣原野平添了许多春色。

秦淮河中，春水漫漫，波光粼粼。许多有钱人家的楼船在河中逶迤而过，好似壮观的楼船大出游。那楼船造型各异，花样百出，有的船头高翘，好似鹤鸟昂首顾盼；有的楼台耸立，披红挂彩，如水上宫殿；有的首尾相连，宛若游龙戏水。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看。船上大多设下盛宴，鼓乐齐鸣，招摇过市，显示主人的奢华富豪，引得岸上游人啧啧惊叹，观者如云。

岸边却又是一番景象：柳丝垂处，谁家闺秀喁喁而语，掩口失笑？飞起一串银铃般笑声。野花丛中，村姑不识深浅，扑入花中争摘奇葩，红花粉脸交相映衬，更显出纯朴姣美，引得少年儿郎们意马心猿，暂时忘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禁不住时时往姑娘堆里多瞟几眼，赢得几眼秋波，几声娇嗔，格



外令人心醉。间或有几只云雀受人惊扰，冲天而起，直上云端，半空里传来啁啾细语，好似窗前剪烛，情话切切。

秦淮处处情，春光多醉人，正应前朝诗人白乐天一首名词：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建康城东郊外，酒楼茶肆星罗棋布，风味小吃比比皆是。游春的人们走得乏力，各各捡个座儿，温二两米酒，泡一碗蒙顶茶，三三两两，嘁嘁嚓嚓，说不尽的新鲜，道不完的稀罕。

这当儿，大道上响起“踏踏”的马蹄声，茶客们都伸颈朝外看。只见一匹单骑驮着个年轻后生，头戴方巾，身着棉袍，一副书生打扮，从南边过来。马后一个小仆人，挑着书箱，横背着油伞，紧步跟随。主仆二人都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看来不象是踏青消闲的人。那书生勒住马，往左右店铺扫视一番，见一家铺门前斜挂出一面幌子，上面斗大一个“茶”字，两边各题小楷蝇字：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他颌首微笑，下了马，快走近茶肆，便有老板出门相迎道：

“客官，一路辛苦，快请舍下小憩。”

书生拱手还礼，店伙计牵马卸担，伺候两人入店坐定，便沏上滚沸香茶，端来杏仁、糖枣、乌梅等零碎食物。

书生品着香茶，喘息初定，忽然听见一阵丝竹之声袅袅飘来，夹杂着笙歌牙板，清越筝声，又有女子婉啭歌喉，娇语声声，十分悦耳动听。他惊奇不已，请教旁边一位老者：

“敢问老先生，什么声音这样好听？”

老者朝门外指道：“客官远道而来，大约不知道名满石头城的万春楼罢。”

书生放眼望去，见通向城门的大道拐弯处，有一爿竹木葱茏的大院子。院子红墙绿瓦，团团围定。内中一幢高楼突兀而立，飞檐翘起，象硕大鹰翅。楼上彩灯高悬，雕栏玉砌，十分气派。楼里人影绰绰，传来阵阵调笑的声音。

这就是建康城第一流的教坊“万春楼”。

说到教坊，老者谈锋甚健，拉开话匣子侃侃道来。

早在唐朝太宗皇帝时，适逢贞观盛世，天下太平。朝廷首次置立“教坊”，培养音乐、歌唱、舞蹈、百戏演员，供官府民间娱乐。唐玄宗李隆基也酷爱舞乐，多次召教坊伎人进宫中排戏，皇帝自己亲自作《霓裳羽衣曲》流传于世，还混在演员队伍中扮演角色，取艺名叫做“李六子”。上有所好，下必喜焉。教坊后来在天下盛行，民间优伶、倡伎纷纷云集教坊，以歌舞为职业，求个生计。每逢婚嫁喜日，歌伎们受雇于人，前往富贵人家助兴，吹拉弹唱，各显身手。

教坊的姑娘们，大多出身卑微贫寒，或家道中落，从小被迫卖进倡门，但在老板精心调教下，个个风姿出众、色艺双佳，令许多纨绔子弟，风流儿郎垂涎不已。但教坊自古有规矩：歌伎卖艺不卖身，除非年长色衰、门庭冷落，不能再替老板赚钱才能嫁人。因此教坊姑娘们自有一番高雅气质，比起花街柳巷、明媚暗娇的卖身妓女们，情趣自然高了许多。平民百姓腰囊不充盈者，不敢问津。

可是世风靡淫，教坊中也有不少歌伎年纪轻轻便有意中人作倚靠，官府人家也有仗势强娶硬买歌伎的事。因此风流才子，骚人墨客大都麇集教坊，吟风弄月，赋诗作词，伺机寻花问柳，偷香窃玉，做些文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

书生听罢老者的叙述，不禁双目含笑，露出会意的神情。

他拱手作谢，感谢老者的指点，啜一口香茗，盘算着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满座的茶客此刻都停了话语，静静欣赏断断续续传来的管弦音乐，个个听得搔耳抓腮，羡慕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书生见状，自觉好笑，便岔一句道：

“诸位如此神往，何不破费几个，进万春楼消遣一回呢？”

众茶客一齐哄笑不止，书生正不知何故，茶博士双手乱摇道：“去不得，去不得，那是个吓死人的销金窟，要是客官不知深浅跨进去，只连皮都给人家剥了还走不成路呢！”

书生愕道：“莫非里面全养着河东狮子母老虎不成，这般厉害？”

先前说话的老者搭腔道：“客官若想知一二，问问这位小弟便知道了。”

说话间前一个布衣小生转过身来，虽然衣衫破旧，却是细皮嫩肉，不象是下力人。那小生拱手向书生道：

“不怕客官见笑，在下先前也是富贵人家出身，在家锦衣玉食，出门高车驷马，日子过得好快活。不想后来误入万春楼寻乐子，家财耗尽，被父母所不容，流落至今尚无着落。”

众茶客一齐起哄，撺掇他细细道来，那小生落魄之时还恋着旧日奢华，便眉飞色舞追叙起来：

“万春楼号称江南第一楼，楼里诸般用具极是精致考究，凡是酒具、沙锣、冰盆、火箱、妆盒之类器物，都非金即银；帐幔被褥，多是绸缎；珍玉古玩，不计其数。凡是有客上楼，须得层层过关，号称‘千金破七关’，还难得见到心爱姑娘的真面容哩！”

“是哪七关？”书生忙问道。

“凭客官这副寒酸相，便问也无用，”那落魄子弟讪笑道：

“客人尚未上楼，许多歌伎闻讯出房，个个披红着翠，搔首弄姿，簇拥在楼栏杆处，依栏露笑，秋波频递，叫做‘卖客’，不由你不掏出银子来，倘若银两少了便被她们耻笑；上楼入座，就有小丫环悄然而来，道声万福，伸手讨吉利钱，叫做‘擦坐’；待你才品得一口茶，一帮梨园子弟吹箫弹筝，向客人讨‘赶趁’钱；随后便有老妪捧着小香炉，点燃上一柱香，祝客人万事如意，便要香火银子，叫做‘香婆银’；丫环趁时端上杏仁、半夏、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荷，这些玩意儿中看不中吃，只为了巧立名目要钱，叫做‘撒娇’；之后才摆上正席，俱是佳肴美味，又得赏钱，叫做‘家风’；末了置上蜜丁、脆螺、鲎酱、江鳐、龟脚等海味，叫做‘醒酒口味’，哄客人赏钱。这时你若囊空如洗，趁醉识趣回去，还不算晚，如要歌女侍候，须得不吝千金才能如愿。”

一番话说得众人惊叹万分，大开眼界，都道今生今世要进万春楼消遣，只是梦想而已。唯有那书生神色矜持，并不诧异，只瞅着万春楼出神。

忽然红漆院门“吱呀”一声，裂开缝隙。一个婢女肩挑楠竹扁担，挂一对红木桶，摇摇摆摆径自来到路边一口高栏井边汲水。众人认得是院中使阿红，生得粗眉大眼，手脚粗糙，专做笨重杂活。便都默默瞅她打水。

阿红将桶用铁钩挂定，骨辘辘放下井，摇动木辘轳，腰肢扭动，红裙摇曳，竟也十分好看。摇着摇着，阿红伊伊呀呀唱起曲来。那词儿道：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空床辗转重追想，